東川劉文簡公集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四

序

壽逸菴先生詩序

逸菴先生者世家河中今經歷都察院事景君佐之尊府也別號中條散人逸菴惇朴好古聞人有一善輙傳誦不置口喜賙人之急恒傾囊竭儲不恤而其自處則服儉敦素雖寸楮用之惟恐失所宜遇人謙恭卑抑無所矯飾雖肥遯丘園而其憂樂之心未嘗恝然於斯世成化乙巳邊圉弗靖有詔許入粟補散官乃慨然赴之蓋非徒歆慕冠服之

榮也未幾經憲君舉進士爲東安令聲績卓越得被
旌異逸菴復如例受　恩封今年屈指春秋八十有
六矣五月望後一日寔懸弧之辰經憲君以縻於官
守弗獲稱觴膝下也不能無望雲之懷於是侍御諸
公各賦詩歌祝頌而車君茂賢高君文明猶有里閈
之誼則命善繪者爲圖而書之屬余序諸上方夫壽
者五福之一諸福之所由以享也觀於松栢岡陵之
詠銅狄鐵杖之誦則君子之愛其人者恒以是致祝
況於其親乎顧有生非其時而兵革鼓鼙之聲雷轟
霆震不能以一日寧居或非其人而武斷雄豪爲閭

里所嚴憚或無賢子孫以嗣續於後如漢中郎李謫
仙然則雖壽亦將何以爲樂哉今海宇乂寧正當
國家全盛之日而逸庵不出里閈履祥納祉於桑梓
之間可謂得其時矣而且秉德好義爲鄉人所景慕
師法又有子如經憲能以其受於家庭者敷惠畿邑
賛政都臺以荐被　寵榮以及於親則逸庵之壽豈
尋常可媲美哉是宜諸公播諸聲詩而揄揚祝願之
無已也余聞古之壽考者多出於深山窮谷如冉谷
青城之類未易枚數即以中條而論則若張通玄若
司空表聖者亦不少如逸庵者豈其流亞歟古之帝

王尊高年禮遺老以勸孝悌故有粟帛之賜有官爵之命有蒲輪之召今　聖天子治法往古而於耆耋之人時令有司給賜有差其賢而年特高者間遣使存問則逸庵之恭逆　寵光於異日不有在乎而況於其子之名位未艾則其所膺受亦未有涯也諸公尚有以慶于後余不佞借書此俟之

送太守陳君天澤之開封序

開封古名郡也在宋爲京府尤號煩劇故選任恒慎擇其人而其贒聲茂績烜耀當時流溢後世者亦不少如楊汝礪之盡心民事薛宿藝之嚴敏擊斷呂坦

夬之嚴辨有聲蓋未易枚數至於今史述之人誦之於乎是何其多賢之萃於是郡耶比者郡缺守公卿皆難其選銓曹疏刑部郎中陳天澤之名以請
制可蓋君太原世家俊爽明達非沾沾者舉進士主政刑部平恕廉威凡罹法網者得君斷決自以爲不冤大司寇而下咸器重之故開封之 命甫下人翕然以爲宜而同寅諸公於其行也乃請余言叙行李夫開封固號煩劇也要其風俗則人秉中和之氣重禮義而勤耕紝有自來矣以其重禮義則上之教易行以其勤耕紝則上之治易致故以循吏而論古今

之稱述者必曰龔黃卓魯而龔黃卓魯之在開封者
君其三焉如子康之客次公之穎川仲康之中牟今
皆開封屬邑也惟渤海乃齊魯之地耳固三人者之
治心飭行迥出等夷豈非亦其人之易化而教之易
行乎然則以君之歷於刑曹者焯焯如此其於開封
蓋不啻如丸之走坂水之決渠直易易耳異日策勳
考績又何昔賢之讓耶抑余聞天澤之尊甫先生舉
成化壬辰進士始令武強繼轉秀水皆著豈弟明威
之緒尋陟內臺爲御史副憲山東轉長憲聲望重天
下令爲南京太僕卿則官箴政譜授受於家庭有素

是宜天澤之發軔仕途丕著聲績也古之論世官恒以公卿子弟爲賢觀於天澤有足信者而其名位當未可涯矣

賀侍御方君文玶考績受勑命序

國朝著令凡兩京諸司及在外自郡邑七品而上歷三載考績能舉職者咸給　誥勑以寵異之父母存有封沒有贈皆如其官此不刊之典也然三年之間在外者固未易猝致而在內者人事靡常亦未可逆計而得者故得之率以爲榮世之仕者往往重內而輕外非特勢之所趨然也亦念罔極之恩寸草之心

必藉是而後傑耳否則雖列鼎重裀亦何足爲親之軒輊哉吾友方君文粹舉進士爲宣城令安民馭吏焯著聲績居四年以憂去服滿改藁城不踰月徵入内臺爲監察御史其在職凡檢身執憲兢兢恪守無敢毫髮失久之奉　璽書清理鹽法於兩浙至則剔奸剗蠹法大振舉商民便之而課用不虧代還適浹三載奏績書最於是君之尊府臨桂簿擭受封爲監察御史母　贈孺人夫以百里之佐而一旦躐躋臺端之秩其爲榮耀可勝既耶同官諸君乃相率爲賀謂余同年也則諉以言夫君之所以勞臣而

加恩於其親者以其忠也臣之所以脩職而徼寵於
君親者以其榮也故非忠則無以錫寵於君而爲榮
非榮則無以顯名於親而爲孝然則文旿二親之被
寵光輝赫如此其所以事　君顯親者蓋可知矣凡
有親者孰不感動固宜諸君之賀也惟古之論孝者
曰大尊親今御史而上凡部臺卿寺其爲階也有幾
而其名之遜尊亦如之爲臣者果能効忠竭智於職
所當爲則可以計歲而迭進焉苟進一級則親獲一
級之尊惟自盡而不求進者則終於此矣文旿德器
溫雅遇事無難易恆以身任之則其將來秩之進也

當無涯而其所以徼寵於吾君而尊其親者豈但今日而已哉抑余聞文玠之兄洪以鄉進士爲國子學錄蔚有時譽而其兄弟自相師友故其莅官如此然亦可以占封君之所積方氏之興固未艾耶

賀侍御費君存仁考績序

昔人論仕宦有三榮謂宰相翰院御史也而於其中又以御史之榮爲甚蓋言及乘輿天子改容事厲廊廟宰相待罪則權之所在不特進退百官而已繡衣所指不問尊卑白簡前立姦囘氣懾則天子耳目之所及者甚廣不止絲綸之代而已余則以爲是在其

人焉耳故曰得士則重使不得其人知之而不能言言之而或不當威望不足以懾姦回議論不足以振綱紀則亦安在其人哉侍御費君存仁初舉進士爲令廬陵焯有聲績越三年遂被　召爲御史其爲御史也嚴毅端慎畧不自恕而風采言論震聳一時尋按治廣東雪寃繩慝郡邑之吏不寒而慄故惠敷弊革海濵崖穴之民始知有真御史既代還御史大夫重其聲望乃屬視諸道章奏之當進於　上者盖故事也比三載滿考績最得給　勑命進階如式於是同官諸君屬余言賀之夫御史言官也自君之勁資

英識居之而能舉其職以膺有　寵褒則所謂御史之榮者君實無媿矣惟臺諫之設自古不輕諫主論天子之愆謬臺主察百官之罪惡我　祖宗以來臺諫雖兼得言而御史則言之又得行蓋視古益重也顧納諫之主不易遇而進諫之職不易居今聖明在上十有七年矣而於言官所言未嘗不聽或有不當亦皆優容及遷擢任用例不與諸司伍其視前代之外示遷除內實疎斥者又不侔則君之所以獲舉其職以有其榮者可不知所自耶知所自則所以圖報稱者又豈但尋常而已耶天下之事固非一

人能周而天下之治亦非一人能盡爲則紀綱之地
固事權之所在乃天下耳目以爲低昂輕重也尚益
思所以振其綱握其權以起民之疾抹時之弊則所
謂仕宦之三榮者豈復有能過而君之榮益焜耀無
窮矣

送浙江叅政董君世奇序

戶科都諫董君世奇拜　命叅政浙藩時兩浙守臣
洎覘風之使既奏歲大侵　上迺命御史中丞往視
一切事宜附之興革矣適叅藩者缺員公卿大臣博
議是地居東南爲鉅藩財賦之仰給京師者虜天下

之半凡吏於其間者宜皆得人而况句宣之寄哉遂求諫議之著時望者二人以請而世竒得旨徃焉故事都諫僅七品耳然舉天下之政治凡上之所以出於下與下之所以陳於上咸得議其可否得失且旦夕侍從　天子左右補過拾遺爲耳目親信之臣故其選擢於初者至慎不輕以其不輕也而其前資恒處以部佐及卿寺將爲執政柄用之儲如世竒者屢任既久忽膺是擢若少屈焉者豈古所謂從九卿出以憂國者耶蓋君爲吾棣爲世家敏達清慎自舉進士即被簡拔給事工科洎轉左右於天下

之利病知無不言而言亦無不行遂晋戶科執論侃侃務以不失其職爲心故凡諸司之敝政有望其風采而不敢行行之而中輟者多矣則玆往固少屈抑豈不得究其用於一方乎世奇濵行其舊僚友韓君愚夫輩謂余相知深屬贈以言夫言天下之事易行天下之事難行之而以爲已任者尤難也昔趙充國居金城圖上破羌虜屯田便宜爲公家忠計下公卿議初是其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甚至詔書責讓卒不少變竟如其言而羌人降服則任天下之事非知之審任之力不擇利害爲趨舍者孰能之哉今

兩浙殊非羌中比而其事亦非有難處也顧其民之迫於征輸而困敝凋瘵思望上之人力任而甦息之者久矣況又加以凶歲其爲心尤切則君之往也余豈但以其能行望之哉於是而位益進任益重則由一方而天下又不但爲吾徒之望而已矣

使節壽親詩序

使節壽親詩者何諸搢紳大夫爲進士内江鄭君有容而作也其所以爲使節壽親者何有容承累世儒家之胄服膺庭訓舉壬戌進士試政臺端雖

帝涖之顧弗遑而望雲之懷孔亟既踰年始獲奉

天子之命至叙州叙距内江不拾舍因得持節道過以拜家慶也其所以爲壽何有容之尊甫先生今年適屆指甲子七袠而母石亦如之十月初九日爲誕期計抵家定省之余又得舉一觴而稱觴膝下也余聞而怡然曰是宜諸縉紳之發於言者長篇短章金輝玉映有不容已者矣史稱司馬長卿爲中郎將建節往使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前驅蜀人以爲寵則世之恒情固以富貴而得歸故鄉爲榮也然讀四牡之詩有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又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則古之人當官而行制於王

事而不得遂其將養之心者又未嘗不動其戚戚之念焉以其不得養其父母爲可憂則得養之者樂何如也今有容之使既得歸其鄉而又得覲二親以稱壽於王事之暇庶幾公私之情兩盡臣子之願兼得而非矜名眩寵者之爲矣是宜諸縉紳詩歌之所由以作也爰爲之序而因系以古詩四章其詞曰

維此七月西風孔懷悠悠旆旌誰適與儔瞻彼桑梓其思無涯

維桑與梓于江之滸我心胥説歸寧父母綵衣其裳蹲蹲其舞

既有旨酒會我諸兄躬率諸婦來燕于庭生我育我
厥底于成
瞻彼南山其崔其嵬以介眉壽永以爲依載其德音
邦家之輝

荊門州志序

九丘作而禹貢繼之周職方又繼之所以志九州之
地域廣輪之數貢賦之制備矣自秦廢封建置郡縣
沿漢洎唐以來遂有地里志郡國志風土記耆舊傳
諸作或總括區宇或特著一方雖若不同然皆志類
耳今天下之地里人物風俗古今沿革有大明一統

志所以總括者無遺矣然撮其綱而不能盡其目舉
其大而不能及其小法亦然也故藩省郡邑各有志
益加詳焉而其纂述大旨則不出乎一統志之槩括
固所以遵　時制而亦豈能復立例式士之博古者
試取而讀之則凡某郡某邑之風俗道里人物之類
不出戶庭可究而其用世者欲酌其政事之廢張緩
急亦無不得於几案間況其所以昭興替垂監戒者
文靡不備耶此荊門州志之所由作也餘姚韓侯其
以鄉進士起家來守是州廉平威惠越二年政通歲
成民罔弗乂乃索志得舊稿於掌固者覩之病其未

悉遂祖一統志爲義例屬考校刪定釐爲數卷將鋟梓屬予序之且曰文獻不足殆難免於掛漏譌謬然後之君子固可藉是續而補之也予既受以從事復告之曰荆門屬古南郡自漢末曹劉角逐終歲當矢石交戰之所尋五胡亂華其害尤未易言迨吳晉之時雖華羊陸之交歡而刀斗之聲亦何嘗息唐混一末又復擬於藩鎮而荆門陷爲僭竊之區矣陵夷及伍代干戈無歲不動在宋中葉瀕鄰金狄民之疲於奔命者尤不異唐季世則士之生其地者何暇考德脩業而仕於其間者雖欲按圖問俗有事於志而亦

將何所紀哉天啓　皇明肆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鴻業聲教暨海外而荆門在湖湘距中州不千里尤爲華夏文明之地故俗由政革物以時成地因人顯而是志之所採掇登載若猶有不盡焉者然則君子之觀之也豈但知是郡風俗之美惡人物之盛衰治道之隆替而已哉感　今日之遭遇悵昔人之流離而未遇者益奮其思齊之心既遠者益勵其效用之志然後知是志之非徒作也

送長史王君經濟序

自古帝王固莫重於封建藩國而其要又未嘗不急

於選賢擇人以為輔也在漢如賈誼之傅梁王仲舒之相江都說者乃以為文帝武帝之不能用二生不知乃所以深用之夫誼與仲舒固一代名儒然以親親之愛上欲敦頻弁之恩下以樹維城之業則委任受寄豈其微哉我 國家分封之典視古益重凡王國之建置但食祿於有司而不與其政親親貴貴兩極其盛輔道之賢咸遴選以充若長史者則尤為府寮領袖故禮儀之施設租稅之出納戎卒之拊循皆在所職掌蓋必學足以明於物理而不闇識足以通乎世務而不迂行足以律於衆庶而不愆然後為

宜否則觧有不致負乘覆餗之誚者遂恒簡於進士
任之其不輕而重也不亦較然哉吾友王君經濟明
鋭頴拔自成化癸卯與余薦於鄉越十年而後登甲
榜其邁往直前之氣蓋充乎不可禦者以是名重於
公卿間會　汝府右長史闕特受任者多以不舉職
譴乃　詔慎擇其人慮之君因陞其任未朞月聲稱
果褒然遂結知於　殿下用薦
誥封贈其親及妻室比　殿下之國
皇上重念同氣輔導之賢晋正四品禄章服亦如之
於乎其榮矣哉君將侍　王就國同鄉諸縉紳大夫

歆豔弗置屬余以言贈余於經濟非但燕遊一朝之
好也不可辭惟天下之事未有不基於始而當慎者
況於王者之有家乎譬之築室者其基固而後棟宇
隨之若規模者則所謂立國之基也我
國家撫有函夏以仁義忠厚爲規模凡其親親用賢
理民馭夷率履不越則　殿下之往也其於仁義忠
厚之規模固但仰承　祖宗之訓而無所事事於其
間誠足以荷天休垂世澤於有永矣而其所以翊贊
承弼者非君孰諉哉異日稱藩輔之賢爲善如東平
好學如河間而以　殿下爲先則君與有榮焉而我

皇上之所養育任使之恩亦不負矣經濟行庸以是爲贈諸大夫以爲如何

送右史柯君斗南序

自藩屏之制啓於周同姓之封紹於漢厥後凡帝王之子若弟皆備官以輔成其德釐治其事如在漢爲太傅内史中尉在唐爲傅諮議友文學祭酒長史司馬非一職也今　親王以下官屬有左右長史有紀善伴讀教授及審理盖亦酌古之制而其匡輔左右道之以忠孝仁義保國愛民上衍宗支於有永下垂統祚於將來則尤以長史爲重豈但他職之領一事

而已哉 皇上有第曰 榮王其右長史爲吾友柯
君斗南斗南世家成都其先爲莆中人有曰述者在
宋理宗朝直龍圖閣學士七世而至君之世父曰潛
景泰辛未進士第一人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
學士叔父㸐成化丙戌進士官至浙江按察司僉事
其慶澤之流家學之傳非一世矣而君惇敏謹重學
務篤實尤爲人之器識故舉弘治癸丑進士旣登庸
矣而執經以求指授者屨恒滿戶外業成而去往往
取高第以是名震公卿間會諸王出閣 詔愼簡輔
導之臣遂膺選爲翰林院檢討日侍 王講讀啓沃

良多比外艱去　王眷念不置乃逆計攽翠之期請於　上驛召至京擢右長史則斗南之賢所以脩於身而受任於　上者豈流輩可匹儔哉今年王將之國君以執事當從行鄉之縉紳大夫諉余言贈之夫閭里之士有負百金之產者於子弟必擇名儒教之否則以爲愛而弗勞之也况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所以待其子與弟者宜如何而肯委之庸人哉顧世之仕者恒重內而輕外重勢利而輕道德視執權筦要者每垂涎焉而於是反有憮於中者斗南自受　命即欿然無幾微見顏色惟以負乘爲懼而日

勤其所有事遂被　王優遇比者又荷

聖明篤意親親進四品祿秩章服視其心豈以權勢爲軒輊哉古之賢哲爲王傅者多矣如漢衛綰於河閒而以忠實稱師丹於東平而以廉正著皆非有權勢烜赫者至今名垂史牒不朽斗南徃哉以君之持心飭行其於前賢當思匹休不讓明日荆楚之間論藩輔之賢以河閒東平歸　王則斗南匡輔之功豈可少哉

瀛海奎光後序

西充學士紫厓馬先生良佐將赴南京翰林諸同僚

合餞於敝廬各賦瀛海奎光詩以道意詩有序既謖
大史程君正之矣謂余在里閈之末亦宜贅一言紫
厓初被　簡命余趨而賀之曰學士尊官也南京重
地也先生以才望徃踐厯任吾黨之士彈冠結綬而
慶固也惟　天子方勤緝熙之業而
皇太子將出閣受經如先生者講說細旃之上弼諧
承華之間則所以助　君德成聖功其裨益當不少
而顧舍此就彼何居且南京雖今之豐鎬也然其事
簡其地遠簡則才有所不盡遠則情有所不親故士
之銳於用世者恒不樂徃焉即有徃者則其心熱中

而類忸怩者累日月不釋此亦人情也先生輾然而笑曰惡是何言也吾稔與子遊子尚爲知我我夫都高官執化權語人曰我不欲非愚則僞欲之而矯情飾貌或役焉有所求非吾徒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吾亦安其所遇而已矣况吾嘗愧伐樞思不忘儆戒於朝夕今之往固幸其簡且遠以究吾志耳余聞而悚然不知汗浹於背乃進曰鄙人固不固亦莫得聞此言也古稱有道之士爵祿不能移其心流俗不能渝其守於乎其信然耶因以書于卷末先生之所養亦可槩見也

賀侍御陳君克謹考績受　勑命序

考績之法昉於虞周歷代不廢而勑制之頒給所以
嘉勞臣下而厲其忠勤者蓋自殷周以來皆有之
國朝凡內外臣寮三年一考三考爲滿其有績最者
給以　誥勑兼封贈其親一代至三代厥後改爲三
年遂著令余友陳君克謹爲御史三年考績被給
勑命如式於是諸同寅榮而賀之屬余以言昔人論
御史爲雄峻之職又謂清而要蓋以其衣繡簪筆於
天下事知無不得言而言亦無不得行其出按州郡
則仁行如春威行如秋信非他治一事守一職者可

匹儔也克謹端方沉毅無少矜炫其始爲令於太湖
也以惠愛得民心數爲按治者所器識剡薦無虚歲
乃膺　召擢補御史其爲御史則正色直言風采震
肅常奉使貴陽及南畿簡而不畧威而能愛伐檀輿
詠碩鼠不刺則其所以膺　聖天子之褒嘉而貤榮
於其親者豈無所自哉余嘗觀世之居是任者多矣
其志尚嚴則謂不能動摇山岳震懾州縣爲曠職故
所至務厲搏擊毛舉細事深文巧詆而於太奸一不
究或尚寛則以古之稱名御史者未嘗言按人官屬
稱爲長者故一切脂韋婾婀喔噼咿嚅而無所建明

二者胥失之矣如克謹當寛則無破觚爲員之縱當嚴則有埋輪當道之節不激時以沽譽不釣奇以駭俗持是而往其於名位豈易量哉昔宋明道先生爲御史對神宗有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賛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可神宗以爲得體張天祺爲御史每進對必陳古道引大體不舉苛細及論新法則章至數十上如克謹之垂聲邁烈如此其槩量於中者固有素耶余與克謹同年每見其涖官臨事重厚縝密稱老成者咸遜避恒企慕焉而未能故於諸君見諉不惜言之克謹愼無以余言徒須

而不規也

瑤臺嘉慶圖詩序

瑤臺嘉慶圖詩者諸縉紳大夫爲　封太孺人王氏而作也太孺人者贈兵馬副指揮胡君之配今兵馬指揮欽之母春秋七十矣弘治癸丑冬十二月十五日適衣裓之辰諸縉紳與欽遊者賦詩祝頌繪圖於中而書其下詩有序以屬余蓋太孺人揚之實應世家資性明淑既笄歸君所以事舅姑諧妯娌無弗順適里人舉以式閫壼甫三十稱未亡人即屏簪珥鉛膏不御確意綜理家政以待其遺孤之成立即欽也

欽比幼學遣從名師所以訓飭之者不以愛弛及卒業南雍復親往視之曰吾所以忍死至今者恃此蓋將與日可以見而父於地下安得令子然遠違乎欽以其母之教且愛益感奮歲丙辰遂擢拜今職越明年又獲被給 勅贈父封母如式而 勅之辭有慈惠勤儉孀居守節之褒於乎若太孺人者可謂能竭母道而不負所天者矣則今日之享壽膺福豈偶然哉此諸縉紳所以歆艷弗置而圖賦之祝不容自已也抑余聞欽初宦於此以南北風土異宜不可屈太孺人就養乃留其婦供饋左右久之始議遣來迎太

孺人亦喜其子之成也遂歆然就道至是居官邸欽出則涖官治其所有事於外入則奉母承懽色養於膝下於乎如欽者可謂隆於孝養矣世之仕者廢蓼莪之詩而不忍誦固已無及幸而有親具慶則又道理脩阻不能無陟屺陟岵之懷覩於欽當何如其感也則視太孺人之安於榮養其心之豫悅可知而其將來之壽亦豈可涯涘耶况古之壽考者多窖畜於先而享其盛於後如漢之[illegible]宋之[illegible]蓋盈虛消息非特人事亦天道也他日欽之名位漸進而太孺人之福亦如之則瑤臺之賀又有大於此者愧余言

不足以紀其盛尚有待於鉅筆名公姑書此以爲權輿云

送黃君通理二尹永豐序

古之制縣有令掌導揚風化撫字黎甿執四民之業崇五土之利養鰥寡恤孤窮審察究屈躬親獄而丞所以爲之貳也是其職宜無不統而昌黎乃謂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豈其然哉或者以爲有激而云又謂譏斯立之怠事殆不誣也吾友麻城黃君通理比受　命丞永豐其鄉之縉紳大夫士僉爲君喜屬余贈之盖吉安之在洪都爲劇郡而永豐之在吉

攴爲劇邑通理端雅有文而敏於吏事文則不泥於簿書期會之務而敏則有剸繁治劇之能非豪胥黠吏所能舞弄也則茲貳秩百里其慎於所事以不蹈昌黎之譏不有餘裕哉雖然余於通理非燕遊一朝之好也則亦不能嘿嘿而已今州縣之職固不異於古而大江之西其所以軫念於　九重者尤以萑苻之徒爲切也比者勢日張大民甚罹荼毒遂厪聖明命變易一二守臣撫捕期於山行野宿外戶不閉與民相安於田里而猶未能也則君之往其所佐令以仰承　上意者雖非一端孰有急於此哉惟古

之禦盜者多矣而莫良於裕民者若龔遂之治勃海張綱之治廣陵可覆視也通理其亦嘗以是槩於中否乎或曰有是哉子之迂也方今執事之吏厲士秣馬日期草薙而禽獮之以爲功而乃欲從事於此不猶驅市人以習俎豆之儀耶則應之曰通理好古之士也余言豈爲市人告哉

送太守姚君原學之任荆州序

荆州古郢都也秦漢以來爲南郡爲江陵蓋當四集之地巍然峙江漢之表有非諸郡可比者故自古恒擇其人任之而亦多以名績稱嘗稽諸往牒有未易

以救數者即其著而論則在漢若郭賀楊震在唐如李德裕在宋如張齊賢雖歷世已久而人心仰慕如一日然考其跡則惟持己之清約撫民之仁恕莅事之公勤而已故稱郭賀者曰厥德仁明稱楊震者曰性公廉不受私謁德裕則曰孜孜民事無一日怠齊賢則曰敏於吏道庭無滯訟是亦何有異人之事而亦何有人不能行者哉顧今之仕者若以是爲平平也而反飾詐以鈎奇違道以干譽而於利民律己之事若無所事不屑爲亦獨何也比荊州缺守銓曹疏請於　上以禮部郎中姚君原學補之縉紳大夫咸

喜謂宜而又慶是郡之得人也諸僚友乃相率致賀而爲余言贈之顧余何以致愛助我惟嘗以職事濫有一日之長竊見君勤於職業不以難易爲趨舍而識悟敏決視事若無難處綽有剸繁治劇之能心固器之繼知其初舉進士即補新昌令新昌浙之望邑也素號難治而原學始發軔即著績則今又歷部署既久其於治郡也但推而廣之奚啻馳駿馬於康莊乎是固宜諸縉紳之喜且慶也余所欲忠告者則尚以古之諸賢自居而不惑於流俗之論見之真守之確則雖不爲世俗所知矣將不爲君子所知乎雖不

爲今之君子所知矣將不稽於古之君子乎余與原
學誼不可徒語以驪駒之談也而數數如此君尚無
以窾啓寡聞而爲瑱共

送尚書李公之南京序

禮部左侍郎李公希賢被　命擢南京禮部尚書公
感激　寵恩既拜謝　闕下矣復念先以太常少卿
擢侍郎不踰年蒙　賜誥贈祖及父檢討公如其官
而祖母及母爲淑人皆未燎黄壠上而繼母封淑人
亦又遠膝下乃疏乞取道過家少罄私情
上重公孝思即報可賜寶鏹五千貫爲道里費仍

命給驛以行是皆出於異數也公濵行諸公卿嘖嘖歆艷乃設供帳於都門外送之而各賦詩歌以贈屬余序於上方竊嘗慕公世家上蔡也上蔡今中州地故自昔出詞林爲監司奉　勅董學政於兩浙於關右以及齊魯之地恒得取道一過其鄉鄉之諸大夫暨衿佩之士爭相考德問業者咸勃焉以興其觀法之心茲又以遷秩奉　命乘傳而歸覲慈顏於萱背瞻松楸於丘壠其榮耀視昔何如而諸大夫與士之觀法者益何如也則諸公之所以歆艷而贈之固宜余與公同榜而升同官而處茲又承乏同部凡所以

資輔仁之益敦協恭之好以共祗脩職業少逭素餐之咎者於公寔賴焉不啻膏穀之仰時雨則是行也固榮之也亦寧愁然也乎所竊喜者則南京祖宗肇基之地也百司庶府猶存若禮部者古秩宗之任有教化之道焉故我

聖祖於禮之制皆酌一時名儒如陶主敬宋景濂輩所議而參定之其典籍固尚在也今雖因時損益貴於得中而失其舊者則多有之風俗之少變亦豈無所繫哉昔人謂禮失而求諸野況非野者乎則公茲往考索之餘宜亦有槩於心者異日應

召而來當有以語我則爲固陋之助者不少而於風
化之機不能無望焉豈使日趨時好而漫無所定哉
是則余所私喜者固不敢但懷離群之感而已也遂
用以序諸公群玉之首公其以爲如何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四　終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五

序

送葉君一之被　召序

今制凡望郡推官及壮邑知縣闕咸於進士授京朝官外銓補比滿三年考績最則又奏徵補内臺御史闕盖治道莫重於理刑亦莫重於牧民而推官理一郡之刑知縣牧一邑之民必於進士補所以重民也若御史者紀綱之司内而在朝爾百僚貞百度外而出按藩臬諸司發奸摘伏激濁揚清其責任尤非輕而以推官知縣補則又非但重其官而亦所以重御

史之職欲歷法家及民情之事於未用之先也若此者非操存之正則執守或有未固非諳練之深則意見或有所偏此固　國家用人之良法亦前代試理人之意也臨海葉君一之以進士任吾重慶推官既蒞郡其持心則務平恕而不欲以深文巧詆求名其臨事則務精審而不欲以獨見私智流毒其律身則又嚴而思治已以治人者故在任踰三年每見稱職辦若錢穀之稽覈訟獄之平斷有難理者上官必歸之而恒疏舉旌異以風厲群有司今年既考績遂被召將有內臺之陟濱行郡守饒侯文中韓以僚寀之

誼屬余言送之昔蘇子容爲南京推官歐陽公一以府政委之後居館職錢宣靖爲同州推官雪寃獄數人後仕至樞密副使古之名賢以推官致大用其操存固如此今一之始發軔佐郡而其聲績之譪蔚乃若是焉殆將大受遠到者茲行特其登進之漸耳惟自是而往益勵所存不少懈則名位之來蓋有追逐於其間者如健者之升梯舉足益高其升豈容已乎一之世家臨海春先大父嘗遊宦焉今日之贈別非但郡人攀轅之情也故驪駒之談非所以瀆告云

東萊郭氏家譜序

家有譜猶國有史所以奠世繫辨昭穆不可闕者也古者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故自王侯公族受姓命氏以來其世繫無弗詳者厥後雖丁叔季姓氏混淆然距古未遠士大夫猶能明其祖之所自出未有遥遥華胄之譏洎魏晉復立九品中正之制上之選舉以此分流品下之婚姻以此别門第而於譜牒之學無弗講焉故有郡姓有右姓而名宗巨室禮義足以齊其家好尚足以率其俗蔚爲時之輕重則譜牒於世教豈小補哉吾蜀憲副東萊郭氏曾瞻慨然於斯而又恐失於誣乃斷自所可知者以輯光處士由泗州

遜東萊爲始祖倣歐文忠蘇文忠例輯爲家譜閒又推廣譜意增類十有九析爲內外集總十二卷示余屬序諸首余得披閱則見君之用心一何勤且厚也蓋觀內集如世系圖則本大宗小宗之義而其書法又於尊卑疏戚支分派別秩然有等無或昭穆不明者觀世狀則其先世隱德宦業無弗備至於姓顯地望則先賢往哲亦無遺蓋又足以垂勸戒焉及觀外集則所以昭　國典著慶澤以垂範來裔者尤備其他類例雖不一要在於明倫睦族尊祖敬宗誠足以興孝弟之心崇仁讓之教於無窮也於戲君之用心

一何勤且厚哉惟郭之姓出於虢叔自漢唐而後代有聞人如論循良則若細侯喬卿論隱逸則若林宗文舉論勳業則若元振子儀照耀史冊於今爲烈若曾瞻先世積累固非今日矣自韓光處士居東萊日衍盛則其蓄德以食報有可徵者爲郭氏子孫觀於此譜尚體曾瞻之心熟玩而深省之非但知其祖之所自出近而先烈之貽有所率法遠而名賢之往知所企慕而以忠孝植其本詩書達其用則郭氏之東萊不翅爲一方之望而於曾瞻著譜之意庶不負哉曾瞻以進士令兩縣篤於愛民至今人猶頌之故陟

御史歷今官焯著聲績斯譜也其風化有足尚者遂不辭而書之

重刊劉須溪批點杜少陵詩序

詩之作固不易也而知詩之旨亦不易也夫詩言志志存於心而發諸言詩則言之精者性情之邪正於是乎見之則詩之作豈易哉而讀之者世異時殊非親其人也非接其事也而玩其言於吟咏諷誦之間不獨有以得其志而其句之切要字之輕重皆有以得之如親炙其人而上下其議論焉是亦豈易乎詩自三百篇後漢魏以來代有作者雖其體製不同要

各以所長名家而於唐稱大家則獨以杜少陵爲宗故有以爲詩史者有以爲集大成者世之賢哲咸爲之選註集註補註皆所以發明其旨趣也若須溪劉辰翁則又即其集註重加檃栝而於其句之切要字之輕重從而批點且撮其大旨附註於下於是讀少陵之詩者無不得其歸趣而有志於學詩者亦可得其槩毄於其間矣惜罕梓行好尚者劬於手錄近忠州黎僉憲廷表在河南曾刻爲增以趙子常批評五言詩虞文靖註解七言律尤詳備蜀藩少叅增城盧公朝言恒閱而愛慕謂不可不廣其傳也乃誘重慶

守金齒馬君賀夫同知荆門程君天質錄梓既成屬余弁於首於戲少陵之詩其集不一海内固家傳人誦矣而是集尤為學詩者之指南遂不辭而書之且以見公崇文教以風厲一方多有出於旬宣之餘者若此乃其一端也

送二守程君天質朝　覲序

國朝甲令在外藩臬諸司每三年各率屬郡邑守令朝覲京師即古之述職也至則　詔吏部都察院嚴考覈凡藩臬諸司以下官其履行治績有賢否具疏請黜陟亦古之有慶有讓也明年春正月適維其時

而郡守饒侯文中以當道者䟽留於是二守荆門程
君天質代行將旅道侯偕僚友屬余言叙行李惟朝
覲黜陟之典昉自虞周由漢而來恒因之並廢省乃
成治功之立固有不易者顧人才之賢否雖隨世不
同而振作之機恒在乎人即所謂黜陟之典也但知
人雖堯舜猶難之故范太史欲擇十使十使擇刺史
縣令而置之賢者舉之不肖者去之論者以爲得其
要故至於今師其意不能違令之按治憲臣所以察
藩臬及諸司官者然皆自下而上敵諸輿論以爲等
差藩臬所以察郡邑而郡文察於邑無非欲公黜陟

以振作乎人也然則君茲行蓋攝守之任閩郡自州
而邑其官之賢否偕侯甄別當有素矣惟人之賢有
利於民者而或以敦朴不外見為所疵有病於民者
而或以巧飾可喜為所取則賢否能無所混乎人之
才行困難以一律要以資於治者為先若此者君必
有所槩於中矣先儒以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
直君出賢科自莅郡將六年律已嚴而不流於同臨
事明而不過於察蓋在堂上者於堂下人之賢否非
但如衡鑑則昭一時之人才以裨銓衡之黜陟以資
聖主振作之機以致平明之治其不在茲乎余不佞

竊於君有厚望也

愚庵野録序

道學之名古無有也蓋自濂洛諸儒得不傳之緒於遺經而筆之於書以詔後世故士之志於道德者無不宗之而亦各以所得之淺深脩於身行於家達於國以自見於世三綱賴之而不晦九疇賴之而不斁而乃以道學名之史家遂有道學傳其於世教固非小補也自是時君世主以是育材學士大夫以是效用未能有舍之而不由者顧其間隨所至而末流不同則迷途之惑鮮能領解決擇耳豈道學之使然哉

余頃家居偶得渭南薛思庵野録觀之則見其格物窮理恒置心焉而於經書或應接有所自得者間亦附見至於養心之論則若數數焉不置蓋心者萬化之原士之所以自立於世者恒於此出未有心不得其養而能異於夫人者即其所録是豈入耳出口於諸儒之論者乎繼視其所履則初舉於大學以名行著稱士多從之遊久之受 命知應州仕終金華同知其為政務惇教化而一本於愛民澤物之心故在任人咸敬仰至為立生祠迄今猶思之不衰其所自立如此是録也閩人渾源郭璽所輯其孫祖學舉進

士知內江縣恐久而湮沒無聞乃入於梓屬余序之於乎觀於此者其亦因其所志而上遡濂洛之源庶有所得以不墜於流俗共思菴講敎之顯思其字而其孫祖學內江之政亦克繩其祖武云

壽王太安人何氏詩序

南充太安人何氏雷州太守伯存之母也春秋七十有一矣歲之陽月季五日適初度之辰伯存方守官以治行著稱不獲歸覲仲子秉恭受　藩府紀善需次於家季秉儉育德邑膠擢科登仕駸駸有期乃於是日率諸孫舉觴稱壽縉紳之士聞而欣趨各賦詩

歌以致祝頌之意秉儉嘉諸公之愛親無已也爰繪
爲圖各書於其間空其上方屬余序之夫壽者五福
之一也人壽以百歲爲期而百二十歲爲上壽登上
壽者歷古以往恒少而踰中壽則多有之然未有不
以德者故五福必曰攸好德非無以也如太安人聞
之鄉評性沉默寡言歸於東岡奉舅姑親執盥饋率
以爲常事東岡敬而有禮克助於内不以家事經其
心故東岡遂以行業遊太學爲名士比伯存育於庠
序所以教誨之者不以愛弛致顯庸於時獲膺
封太安人人曰是母是子信不誣也夫女德莫先於

生賢以資世亦莫先於相賢以起家則太安人之獲壽考以享祿養者豈適然哉惟伯存雖以官守暫違而旦夕承顏則有如秉恭秉儉者日侍左右諸孫含飴膝下太安人之心其愉怡悅懌心廣神舒可知自是而越中壽躋上壽以復蒙　加封有可俟者則諸縉紳之祝頌也豈但為今日之慶又不為將來之張本乎余與太守有一日之雅喜太安人之壽祉無涯而未能一登堂以從諸公之後且愛秉儉於敬其親者知所重也遂用書之以為壽序

百伐奇勛詩序

百伐奇勛詩者吾蜀縉紳大夫士序巡撫都御史西澗馬公宗大出師之績也其謂之百伐者所以著公武畧未可枚數也蓋我　國家開基垂統仰荷　列聖相承仁涵義育蜀人不知其兵久矣比正德戊辰歲大侵且征斂迫於時者恒無藝乃有赤子潢池之警有司玩愒遂致猖獗攻城擄邑無少忌武畧之不振殊甚疏聞　上軫念命刑部尚書洪公宣之總制軍務起副都御史林公待用提督撫剿時劇盗藍鄢之黨既熾而方四曹甫廖麻子復烏合蜂起南川江津間尤張大之公以御史按治山西左遷真定推

官尋以才望擢四川按察僉事至則分兵督勦首率
兵敗之盜始畏遁繼分巡川東又追擊於大埡口先
後俘獲無筭已而元惡奔竄劫梁山欲據新寧公率
兵殲於陶溪既奔北擄掠寧羌之界公復縱兵擊於
清風嶺及歌陽寺廖麻子計窮殺曹甫乞招公弗許
飭兵必欲盡殄之盜遂竊渡鰲背而西肆虐漢川薄
成都要臨江市假息以散巡撫高都御史信之公曰
剝民之廬以居賊乃賞盜也將以安民不反貽害乎
蜀盜又未平 上從巡按御史之言罷洪歸 詔都
御史彭公濟物亟代尋高亦劾去公被擢僉都御史

代之遂偕彭公恊心從事未幾廖麻子授首又有渠魁喻老人者挾數千人流大小巴山公設伏殪之而厲兵更番戍東西阨塞用戮元惡於燒刀溪及平擢副都御史踰時公鎮川北內江就撫之賊駱松祥者復脅衆倡亂公令率兵誅戮撫散其黨遂寧豪猾阻山肆惡脅三里之民梗化者四年公誅首惡撫綏其衆盖公自僉憲晉陟都憲凡幾年皆著戎衣於營壘間或伐其謀或陷其陣或伏於隘或追其奔或擣其巢穴策勲不一而其體 國之忠誠莅事之勤敏初未甞以艱危避故諸縉紳得於聞見者咸嘉尚既有

爲之傳者復形諸歌咏頌之多致成帙憲副郭君魯瞻道渝屬余弁諸首古之稱賢哲者無事則用之於禮義有事則用之於戰陣有文事者未始無武備也公在蜀孜孜民事凡所以鋤奸剗蠹激濁揚清以敷惠於下者無不至兵之用蓋非得已者而公任之其功焯焯如此豈但有文事焉者乎若詩之作蓋亦出於人情之愛慕者得古人凱歌勞還率之意遂不辭而書之於戩蜀人之哉公亦奚趣言辭之間哉

封太安人黃堂獻壽詩序

封太安人蘇氏贈刑部主事馬公之配今重慶太守

馬侯母也歲之四月三日適太安人設帨之辰春秋盖六十有四矣郡之縉紳大夫士喜侯母之迎養於斯各賦詩歌至期稱觴祝頌郡判郭君用章爰爲軸命善繪者圖於中而書之題曰黃堂獻壽屬余叙作者之意於上方夫書稱五福以壽爲先而必曰攸好德盖德者得壽之本也余聞主事公元配朱氏無子娶太安人而得二子曰良曰京三乳始生侯時嫡母朱適生女不育主事公乃命太安人付侯俾乳哺以慰其心而朱母推乾就濕拊畜顧腹者若已生侯幼多疾旦夕保抱提携無不至故侯戀戀於懷不頃刻

違人雖欲代其勞使固不欲而母亦不欲之代也晷
朱没繼母崔又承命於王肅公所以鞠育使者亦無
不至而加慎焉太安人得有所託心即安之了不萌
形跡以生嫌故使雖漸及幼惟知鞠之者爲母而不
知所生矣比長學成領鄉薦至登進士第猶未有語
之者以是登科錄止書二嫡母姓氏既使痛二兄繼
没崔無供養者上疏得迎養及家而崔又没矣居憂
間太安人始語不親鞠育之故比服闋乃言於銓部
洎當軸諸公咸信之故事當下州里稽覈太宰劉世
衜曰即處二嫡母事亦當膺恩典何以稽覈爲遂

家　恩加封太安人侯之心於是始暴白而無所歉矣嘗觀母子之恩出於天性孰能間之顧有不出於理之常者要不可以常處也若侯之鞠育於二嫡母或太安人不能割愛畧有所嫌則緣情肆忌孰能爲防况期成立以至褒大顯榮有如今日者乎即是而論則二母全鞠育之恩以成嫡母之賢者皆由太安人之德渾厚包涵人已一致非煦煦婦人之仁者緯乎古參斯之風也諸縉紳大夫所以祝頌者其大旨固在此余適赴留都不獲與列謹論次太安人之母德以爲群王之引然豈但爲太安人壽哉將以厲於

世焉耳况侯莅官律已焯著聲績而太安人之壽當無疆則將來之褒大顯榮又未可量也

賀金太守汝斱晉秩序

世有秉鈞弘化制勝運籌出入將相以進退百官安天下者可以爲賢乎曰未也此士之顯達者耳窮居野處刻意尚行舉一世之榮辱升沉視如電起漚滅漠然不干於懷者可以爲賢乎曰未也此士之高尚者耳高尚之士一偏一曲介然自守者類能爲之古之人如君平之卜於市王烈之化於鄉伯休之逃於醫是已士之顯達雖其位尊其責重非賢不克任然

有幸會焉故田千秋以一言致相而霍票姚李蔡之
徒皆能以功名顯至於董賈則終其身不過是豈皆
盡賢哉賢者之厭世其養也厚其存也正其用也愽
故進退委於時屈伸委於命顯晦委於順而在人者
不屑也然固有終不能違之者矣衛輝太守襄陵金
君汝珊舉進士爲考城令政尚惠愛民甚戴之然負
氣節侃侃不阿故進士之令於外者例陟內外臺否
亦不失爲郎署而君但晉同知鳳陽其所負者自若
也遂以考城之政施之而民尤誦焉乂之轉衛輝衛
輝之人愛之者猶鳳陽也會守缺私相祝曰得公乃

幸已而果然則又相率舉手加額曰此　聖天子明
見萬里吾民之福也於乎如君自筮仕踰二十年而
後有專城之寄若屈而晦矣而感悅於民知遇於
上乃如此其又有不屈而晦者存耶其固終不能違
之者耶余同年友夏官邢時望冬官安行之爲余語
且曰諸縉紳願一言爲賀余以爲發之遲可以知其
守於已者固也用之顯可以知其信于人者深也若
汝郡吾將見其名與位進而揚芳邁烈匹休於古之
賢豪矣而提封千里曷足以久淹之耶守於初而變
於今信于前而渝於後我未之聞也

青瑣貤　恩詩序

合陽趙君惟賢舉進士拜南京戸科給事中閱三年考績最被　命進階徵仕郎贈父雲南府通判公爲承德郎仍舊秩前母朱母秦爲太安人蓋公所任品秩高也錦軸煥頒　龍章輝赫一時大夫士榮之咸爲詩歌諷頌惟賢爰集爲卷既謁少師西涯公題卷端曰青瑣貤　恩所以修　聖恩之汪濊也復屬余序其事夫親之於子莫不欲其孝也而顯揚斯孝之大子之於親亦何獨不然盖民彝物則非有所勉者顧不可必得若有莫之爲而爲者於其間於是而得

焉其榮益重矣諸縉紳大夫之嘉尚而形諸歌咏固宜惟崇階慶澤雖不易致而恒歸積善之人故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不可以力取倖得也公在家食篤於教子不欲少違禮法惟賢始出就外傅當晝課其所習夜則令誦曲禮小學一二章諄諄俗說開諭以涵養其心弘治初公任雲南路南州同知律身謹慎應物寬恕敬上官之莅治者恒論其賢以勵庶官其小人則愛養無間民夷也久之以平龜山竹子菁寇盜有功晉雲南府通判至則持心慎於路南不少變而治績益見頌於人加傳歲辛酉鑒於止足遂及

致仕優游田里又踰數年告終可謂善人君子[illegible]
溺於名利者矣毋添復克相之凡教其子者未嘗奪
於愛則以公之才行其刑於家者如此仕雖未顯以
究其用而慶澤之流乃有維賢克紹其志恭膺[illegible]
恩命之貤遂其顯揚之願豈無所自邪歐陽文忠公
謂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觀於是信不誣也權賢
居諫垣累遷自有聲譽不負其官者於戲
恩之所貤豈獨此哉

送禮部侍郎吳公　冊封序

今制親王郡王及妃當襲封者　上命有司卜日至

期　傳制遣文武大臣爲正使侍從郎署官爲副使持節冊授封謚所以隆本支崇屛翰以敦親睦之典也今年　益府應封禮部侍郎吳公承　命以行先是余以公將別薄具速叙酒行半公曰子獨不以言爲贈乎余方念叨與公同官將二十年所以資廉潔之益者不少茲又同部凡所以共脩職業者咸資於公不可一日違聞其言乃怫然曰公之去慨無力以尼之而欲贈於我乎既而思公博學弘才志慮中正而仕進恬然了無介於意者故爲宮允以陟學士南京晉禮侍若甚有得焉惟恐叙遷於北部比至則惘

然若有所失其安於留都以適其清曠之懷甚矣今之別余懼其優逸之念桑梓之興有奪焉不可奪也亦安得嘿嘿而已乎惟天下之治固非一人所能成而同心同德者則又非一時所易得也嘗觀唐之治稱開元矣當時如姚如宋固名臣也而又有張曲江者以風烈著如李元紘者以清節著若陸象先褚無量韓休輩彬彬於其間又非一人宋之治稱慶曆矣當時如韓范富歐固其著也而又有若杜祁公文潞公晏元獻輩亦相頡頏者不可縷數在我　國朝重熙累洽文治之興固未易言而名賢之輩出匹休前

烈要亦不可誣則古今之治何嘗不資於人而亦何嘗不資於同心同德者之衆多乎公歷事我　憲宗孝宗既久至我　皇上篤意舊學且以名行薦陟大僚將柄用焉則於　國家之治所賴於同心同德者之衆多亦不能恝然於中矣以不可恝然也則今之去豈冝謂有所假託而戀戀於桑梓乎義不可以長往名不貴於高尚余不佞所贈公者如此公亦盍思之尚無洗耳以余言爲溺而不可止也詰朝受命不宿於家遂叙以識別

送少方伯郭君進表赴京序

歲之　萬壽聖節天下五品以上諸司各具表
慶賀藩臬洎都司大僚各類齎及期以進所以著臣
子祝頌之忱蓋特自古昔無弗然者君臣之義根於
人心固不容已也今年恭臨　聖節吾蜀臬副使郭
君魯瞻適轉叅政藩司遂奉表以行道出渝縉紳大
夫榮而賀之屬余以言君始陟僉憲於蜀也時寇賊
充斥人莫底寧至厪　九重西顧命將出師剿除而
以大臣總督蓋非尋常鼎聚之比也君分總一道提
兵其間申嚴號令信賞必罰殲厥渠魁而懐輯其脅
從者已而轉副使遂奉　勑整兵經畧其地至則察

其弄兵之源發奸摘伏植仆鋤强患爲之備事爲之慮而於干法者一無所矜貸故深山窮谷之人咸有所恃以安堵若謂來何莫矣有識之士計君資望恐恐焉惟以遷擢不克終受福爲懼茲秩既轉而又不出於蜀固民所慶幸者乃復榮行於民之情寧無缺望乎惟蜀在西南萬里之外山川之險峻閭閻之困苦民心之易動難安固人所共知而亦有未盡信者古之賢哲愛君憂國未有不以民爲心故不稅農器名賢所重而四方異聞識治體者必欲奏上則君茲往也覬

天顏於咫尺祝
萬壽以無疆固不易矣而於拜舞之餘民情幽隱出於目擊耳聞有可裕民一分而非世所益者將一言於所欲知者以少資　廟堂之議此固吾徒之心也其尚益思民心注仰之久急遄其歸以慰籍之則於體　國之誠庶不以遠方爲厭而鄙夷之乎幸毋曰毋爽其驅
天子有召乃全蜀之幸也

送瀘川知州梁君赴任序

吾重慶郡判西安梁君汝和擢瀘川知州濱行郡之

縉紳大夫士重其治行之良計無以借冠也屬余言叙刑令甲凡仕郡邑者自丞簿而上歷三年爲滿具其績於州若府以達藩司奏於　朝下銓曹而課其殿最又越三年亦如之洎九年而三考然後黜陟加焉其有未三考而獲陟者必治行卓異爲撫按都御史洎監察御史所疏薦則非常格所能拘矣君起家鄉進士歲辛未拜官吾重慶雖踰五年適庶務鞅掌爲上官所留未課績銓曹乃有潼川之　命不一考由郡官而躐躋大夫之秩其不爲榮乎蓋君明信謹飭之士也始莅郡宅心仁恕不務苛刻以求集事要

以惠民為主而職無不辨時寇書方張皇上命將殲兵盜滌而犧餉之轉輸征戍之調遣有非獨武弁所能辦者㪅遴選州郡佐貳之才名類出者任之君實預焉而勞勩為多比盜平得專理郡事則又勤敏公惠騰頌口碑以是聲聞四達屢為按治諸上官所奬勵則是擢固足以勵人心而乎物論矣豈但為君之榮乎雖然世之通才固無不宜要其心之所操或異則其聲績亦有大相逕庭者非盡以大小難易之間其勢然也若君茲擢其所莅雖有大小而其政在臨民殊無不同但於事則無不統耳以其無不統也

而責望於人者亦悖非理一事守一職可退託者則君所以操其心者寧無所槩於中乎於戲君往矣名不可以虛立功不可以徒成吾見潼川之民將引領翹首需被君之休澤如吾重慶焉而君之所以慰其心者宜何如也

送別駕但君宗儒赴銓曹序

瀘圻但君宗儒推刑敘州未九年以脩職著稱擢倅吾重慶郡又三年建議者謂蜀寇盜除而所在郡邑猶多額外剩員疏請裁省宗儒遂循例赴銓曹攺任濱行郡守饒侯文中偕同官輩計莫能留而又難於

別也屬余言叙行竊嘗酌民之言官之置有似少而
猶以爲多者有似多而猶以爲少者要在其人焉耳
吾蜀寇盜未平戎務鞅掌非一人所能幹濟者於此
之時額外雖有剩員可也而人或以爲病今既底寧
所司事有常務官有常職額外之員可省也而人又
以爲不宜蓋官固多然得其人焉事無所廢而獲於
上心存於公而獲於下則雖冗員人固謂少也否則
或以爲病雖少亦多矣宗儒居叙州持心痛斥舞文
苛察而莅事恒以端恪自勵故當時上官有以讞獄
詳愼薦之者有以政事脩舉旌之者及倅吾郡不少

變於敘而政尤詳練比營造事重被簡委採取材木尤能竭心思以為民凡所以懲奸剷蠹者無遺力而且躬履於深山叢薄如治家事故課其績恒異流輩為總督重臣所嘉勞若君者論建置雖在額外而人不猶以為少乎乃今以例去郡人聞之咸戚戚以不獲願借懐歉而莫可如何況侯於君方敦協恭之誼孜孜惠民尤不能恝然也固宜雖然用人者恒思得賢以資治而君子之澤無不欲徧及於人如宗儒治行銓曹正有待焉而思大任之者則望郡崇階由是陟矣而君之澤豈但敘與吾郡所獨沾溉而已乎宗

儒往矣是侯之心又有縣繫焉而亦不但繾綣於祖帳之開也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五終